

## 第一篇 呼吸 陳列

潭邊的一處轉彎地帶，茂密地長了很大的一片巴拉草。我走近時，聽到一種奇特的聲音此起彼落地沸沸揚揚在這些蔓草間。那聲音，好像是好幾千副牙齒一起不斷地上下輕輕叩撞時發出來的，都是單音，但輕重不一，頻率似也有差異。分別細辨之後，才發現有的只接連著快速碰敲兩次，有的六、七次，然後停頓一下，然後繼續，如此一再重複，整個形成如無數的竹節敲擊或一再拉出同一個音的無數大提琴的交響呼應，只有偶爾會從中竄出數聲蛙叫，作為點綴。我從未聽過這樣的聲音，也分辨不出這聲音來自水下或水面或是草葉間，只覺得，這一直密密震顫共鳴著的全部聲音，似乎很含蓄，但又帶著某種很堅持的意思，在全屬巴拉草的群落中，在潭邊這個小角落水域的上方，低低沉沉地漂浮，並隨時消失在午後清澄的空氣裡。我猜測這應該是某種生物的聲音，但很疑惑到底是什麼生物呢，而且數量怎麼這麼多。

後來，一個男人和兩個小孩和三隻狗，一起穿過欒樹叢和草地，來到我蹲坐的堤岸邊。我問他那是什麼聲音。他說：「蛤仔啊！」我有點吃驚，但又似恍然大悟，覺得理應如此。他說：「蛤仔很多很多噢，但很難抓到，晚上較好抓，但常會碰到蛇。」我問：「蛤仔為什麼這麼叫？」他說：「呼吸啊！」同時一邊脫掉上衣和外褲，走進水裡去。

他用手拋網在捕魚。每拋一次網，水面就是一下子很輕的啪拉聲。但每次獲得的魚並不多；小的，放回水中去，若有大的，就放入繫在腰際的網袋裡。那兩個小孩，一男一女，約略都只有七、八歲不到的年紀，這時全身光溜溜，在水邊遊戲，不時輪流潛入水裡，且不時冒出頭來換氣。水聲和笑聲貼著水面傳來，混合了蛤仔的呼吸聲，在我和三隻狗或坐或趴著的岸旁動盪。

山的影子無聲無息地逐漸涉入水中。一隻水避仔浮移在不遠的水上，然後失蹤在巴拉草的身影後。好幾處水面閃爍著細密的銀光。附近樹林裡不時響起一些鳥叫聲，聽得較為真切的有大卷尾、小彎嘴和樹鵲，以及稍遠處山坡上的數隻五色鳥。蛤仔持續熱烈地低沉發聲。兩個孩子仍在嬉戲。大人繼續撒網。一切都在呼吸，在世界的這個僻靜的角落裡。

## 第二篇 給母親梳頭髮 林文月

這一把用了多年的舊梳子，滑潤無比，上面還深染著屬於母親的獨特髮香。我小心翼翼地給坐在前面的母親梳頭；小心謹慎，盡量讓頭髮少掉落。

天氣十分晴朗，陽光從七層樓的病房玻璃窗直射到床邊的小几上。母親的頭頂上也耀著這初夏的陽光。她背對我坐著，花白的每一莖髮根都清清楚楚可見。

唉，曾經多麼烏黑豐饒的長髮，如今卻變得如此稀薄，只餘小小一握在我的左手掌心裡。

記得小時候最喜歡早晨睜眼時看到母親梳理頭髮。那一頭從未遭遇過剪刀的頭髮，幾乎長可及地，所以她總是站在梳妝臺前梳理，沒法子坐著。一把梳子從頭頂往下緩緩地梳，還得用她的左手分段把捉著才能疏通。母親性子急，家裡又有許多事情等著她親自料理，所以常常會聽見她邊梳邊咕噥：「討厭死啦！這麼長又這麼多。」有時她甚至會使勁梳扯，好像故意要拉掉一些髮絲似的。全部疏通之後，就在後腦勺用一條黑絲線來回地紮，紮得牢牢的，再將一根比毛線針稍細的鋼針穿過，然後便把垂在背後的一把烏亮的長髮在那鋼針上左右盤纏，梳出一個均衡而標致的髻子；接著套上一枚黑色的細網，再用四支長夾子從上下左右固定形狀，最後拔去那鋼針，插上一隻金色的耳挖子，或者戴上翠飾的簪子。這時，母親才舒一口氣，輕輕捶幾下舉瘦了的雙臂；然後，著手收拾攤開在梳妝臺上的各種梳櫛用具。有時，她從鏡子裡瞥見我在床上靜靜偷看她，就會催促：「看甚麼呀，醒了還不快起床。」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對於母親梳頭的動作，我真是百觀不厭。心裡好羨慕那一頭長髮，覺得她那熟練的一舉一動也很動人。

我曾經問過母親，為甚麼一輩子都不剪一次頭髮呢？她只是回答說：「呶，就因為小時候你阿公不許剪，現在你們爸爸又不准。」自己的頭髮竟由不得自己作主，這難道是「三從四德」的遺跡嗎？我有些可憐她；但是另一方面卻又慶幸她沒有把這樣美麗的頭髮剪掉，否則我就看不到她早晨梳髮的模樣兒了。跟母親那一頭豐饒的黑髮相比，我的短髮又薄又黃，大概是得自父親的遺傳吧，這真令人嫉妒，也有些兒教人自卑。

母親是一位典型的老式賢妻良母。雖然她自己曾受過良好的教育，可是自從我有記憶以來，她似乎是把全副精神都放在家事上。她伺候父親的生活起居，無微不至，使得

在事業方面頗有成就的父親回到家裡就變成一個完全無助的男人；她對於子女們也十分費心照顧，雖然家裏一直都雇有女傭打雜做粗活兒，但她向來都是親自上市場選購食物；全家人所用的毛巾手絹等，也都得出她親手漂洗。我們的皮鞋是她每天擦亮的，她甚至還要在周末給我們洗晒球鞋。所以星期天上午，那些大大小小，黑色的白色的球鞋經常齊放在陽臺的欄干上。我那時極厭惡母親這樣子做，深恐偶然有同學或熟人走過門前看見；然而，我卻忽略了自己腳上那雙乾淨的鞋子是怎麼來的。

母親當然也很關心子女的讀書情形。她不一定查閱或指導每一個人的功課；只是盡量替我們減輕做功課的負荷。說來慚愧，直到上高中以前，我自己從未削過一支鉛筆。我們房間裡有一個專放文具用品的五斗櫃，下面各層抽屜中存放看各色各樣的筆記本和稿紙類，最上面約兩個抽屜裡，左邊放著削尖的許多粗細鉛筆，右邊則是寫過磨損的鉛筆。我們兄弟姊妹放學後，每個人只要把鉛筆盒中寫鈍了的鉛筆放進右邊小抽屜，再從左邊抽屜取出削好的，便可各自去寫功課了。從前並沒有電動的削鉛筆機，好像連手搖的都很少看到；每一支鉛筆都是母親用那把銳利的「士林刀」削妥的。現在回想起來，母親未免太過寵愛我們；然而當時卻視此為理所當然而不知感激。有一回，我放學較遲，削尖的鉛筆已被別人拿光，竟為此與母親鬪過氣。家中瑣瑣碎碎的事情那麼多，我真想像不出母親是甚麼時間做這些額外的工作呢？

歲月流逝，子女們都先後長大成人，而母親卻在我們忙於成長的喜悅之中不知不覺地衰老。她姣好的面龐有皺紋出現，她的一頭美髮也花白而逐漸稀薄了。這些年來，我一心一意照料自己的小家庭；也忙看養育自己的兒女，更能體會往日母親的愛心。我不再能天天與母親相處，也看不到她在晨曦中梳理頭髮的樣子，只是驚覺於那顯著變小的髮髻。她仍然梳看同樣式的髻子，但是，從前堆滿後頸上的烏髮，如今所餘且不及四分之一的份量了。

近年來，母親的身體已大不如往昔，由於心臟機能衰退，不得不為她施行外科手術：將一個火柴盒大小的乾電池裝入她左胸口的表皮下。這是她有生以來首次接受過的開刀手術。她自己十分害怕，而我們大家更是憂慮不已。幸而，一切順利，經過一夜安眠之後，母親終於渡過了難關。

數日後，醫生已准許母親下床活動，以促進傷口癒合並恢復體力。可是，母親忽然變得十分軟弱，不再像是從前翼護著我們的那位大無畏的婦人了。她需要關懷，需要依賴，尤其頗不習慣裝入體內的那個乾電池，甚至不敢碰觸也不敢正視它。好潔成癖的她，竟因而拒絕特別護士為她沐浴。最後，只得出我出面說服，每隔一日，親自為她拭洗身體。起初，我們兩個人都有些忸怩不自在。母親一直嘀咕著：「怎麼好意思讓女兒洗澡啊！」我用不頂熟練的手，小心為她拭擦身子；沒想到，她竟然逐漸放鬆，終於柔順地任由我照料。我的手指遂不自覺地帶著一種母性的慈祥溫柔，愛憐地為母親洗澡。我相信當我幼小的時候，母親一定也是這樣慈祥溫柔地替我沐浴過的。於是，我突然分辨不出親情的方向，彷彿眼前這位衰老的母親是我嬌愛的嬰兒。我的心裡瀰漫了高貴的母性之愛……

洗完澡後，換穿一身乾淨的衣服，母親覺得舒暢無比，更要求我為她梳理因久臥病床而致蓬亂的頭髮。我們拉了一把椅子到窗邊。從這裡可以眺望馬路對面的樓房，樓房之後有一排半被白雲遮掩的青山，青山之上是蔚藍的天空。從陰涼的冷氣房間觀覽初夏的外景是相當宜人的，尤其對剛剛沐浴過的身體，恐怕更有無限爽快的感覺吧。

起初，我們互相閒聊著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不多久以後，卻變成了我一個人的輕聲絮聒。母親是背對看我坐的，所以看不見她的臉。許是已經睏著了吧？我想她大概是舒服地睏著了，像嬰兒沐浴後那樣……

噓，輕一點。我輕輕柔柔地替她梳理頭髮，依照幼時記憶中的那一套過程。不要驚動她，不要驚動她，好讓她就這樣坐著，舒舒服服地打一個盹兒吧。

### 第三篇 石磨 懷鷹

灰幽幽的磨坊裡，有一隻吱嘎吱嘎悠悠轉動的石磨，立在這裡已經很久很久了。一看到它，就仿佛看見一個與歲月長相廝守的老人，盤腿坐著的樣子。

石磨是村長家的寶貝，逢年過節，它就吱嘎吱嘎地轉動起來；有時一連要轉動好幾天。不是靠驢子推，是人，老人，一個孤獨的老人。他住在磨坊對開的小房間。小房沒有視窗，沒有燈光，只有一扇矮墩墩的門。老人很矮，一身灰衫，長年打著赤腳，腳趾又黑又髒，好比一隻擱淺的烏篷船。

他沒出過門，最長和最短的距離，是門口到石磨，石磨到門口，一天來來回回數不清多少次。村裡人都知道村長家「供養」著這麼一個怪老人，但也從未過問。沒人知道他的來歷，或許，在他們的記憶匣中，根本沒給這個老人留下一丁點位置。

村長家建在山坡上，是全村最高的地方，居高臨下，全村各個角落都能看到。全宅院用有刺的籬笆網密密地圍起來，只開了兩扇門。上山的石階一直通到大門口，進門是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盡頭是另一扇門，又有一條石階直達山下。這兩扇門全日開放，方便村民上下，不必拐個大彎；但村民們得提防村長家眷養的狼狗。

每當我走在這條走廊時，手裡一定捏著一塊石頭或握著一根木棍，靠近走廊盡頭時，時常聽到板壁裡面傳出吱嘎吱嘎的聲響，透過隙縫，看見一個老人在推石磨，動作十分的緩慢、吃力，好像在推著一座大山。他低著頭，光線暗淡，看不清他的臉孔；他一步一步地繞著石磨轉圈圈，仿佛那是一段永遠走不完的路。轉一圈，大約十步路，這可是一條很短很短的路呀！但他一天該轉幾圈，才能停下歇息？

有一回，村長央請我媽去推磨，說是老人病了，已經有好一段日子沒再推磨了。媽答應了，把我帶在身邊，我心裡充滿一種不可言喻的神秘感和莫名的激動。那是一個小小的院子，該是大院裡橫生出來的一個小院吧。雜物堆積，使狹窄的空間更為齷齪不堪。天花板綴滿了蛛網，厚得幾乎看不清橫梁所在。空氣裡老有一股驅不散的霉氣。石磨，就立在中央，呆氣得很。地上都是粉屑，腳印沿石磨疊了一層又一層，斑斑駁駁。

媽推石磨，我幫她把米粒放入磨門，加水，石磨悠悠地轉動著，吱嘎吱嘎，一圈又一圈，乳白色的米漿順著磨嘴流下。那扇小門開了，一個身穿灰衫的老人，突然出現在

門口，兩眼一瞬不瞬地盯著我們看，但我覺得他的眼光，其實全都傾注在那架石磨上，那是一張土灰色，有如雞皮疙瘩的臉。媽說：「陶伯，好點了嗎？」

他似乎沒聽到，仍然專注地望著那石磨，好像在看一個患難與共的老友。他回房去了，房門輕輕地掩上，把一切都隔斷在外頭。

我問媽：「他是誰？」

「村長家的長工，從唐山帶來的。」媽說，又推起了石磨。

我不明白長工和唐山是什麼意思，但也沒興致再問。

這之後，每當我走在那條走廊上時，再也聽不到吱嘎吱嘎的聲音了，老人的背影也消失了。我不知道那古怪的老人到哪裡去，也無人告訴我。我並不怎麼懷念他，他在我的思想裡，只不過像一朵偶然飄過的雲。直到另一個節日到來，村長又央請媽去推磨時，我這才知道，老人死了；三更半夜把自己吊在小院的橫梁上。當媽領我進小院時，我不禁感到害怕起來，一點輕微的聲響，都會令我毛骨悚然。那扇小房門虛掩著，裡面黑沉沉的。

石磨悠悠地轉了一圈又一圈，這是一條最短最短的路，可也是最長最長的路。老人到底走了多少路，永遠沒有答案，但他的死，卻無緣無故地闖入我的夢境；就像那小小的石磨，總會在適當的時刻，吱嘎吱嘎地響起來。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常接觸到三種類型的同學：第一種人是身心確有缺憾或疾患，但積極、樂觀，散發令人讚賞、疼惜的生命光彩。第二種人是患有殘疾或生活遇困，卻執意把注意力放在命運的不公、外界的阻礙上，而抱憾、怨懟。第三種人是在生理、環境及生活資源方面均無明顯不足，卻因著一般人都會有的尋常生活困擾，而愁眉不展或渾噩度日。看著這三種人，我不覺思索：何者才是真幸福？何者才算是人生的缺憾？

我想起了一個國王的「海上之旅」的故事，或許可以稍稍解答這問題：有位國王率眾出航，不巧在海上遇上了大風雨。一位士兵因為是第一次乘船，所以害怕得又哭又叫。他不停地狂呼亂叫，哭喊不休，船上的人都已無法忍受了，而國王也不禁要下令把他關起來。

這時國王身邊的一位官員說：「不要關他，讓我來處理，我有辦法讓他馬上安靜下來。」於是官員命令水手將那位士兵綁起來，丟入海中。可想而知，這驚慌失措的士兵一被丟入海中，更是高聲嘶喊，手腳亂舞。沒過了幾秒鐘，官員就叫人把他拉回船上。

說也奇怪，剛才還叫得歇斯底里的士兵，回到船上後，竟然靜靜地待在船艙的一角，半點聲音也沒有。國王好奇地詢問這位官員何以會如此？官員回答說：「在情況轉為更加惡劣之前，人們很難體會自身是多麼的幸運。」

是的，人們往往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因為幸福畢竟是一種相對的主觀感受，未曾失去，怎麼能體會擁有之難得可貴？只是，人間多少事既已失去，就不再擁有了。「幸福」，是個吊詭的命題呀！

去年底，當時成功高中二年級的林正揚，將他罹患骨癌五年來的笑影淚痕、吶喊思考，寫成了「沒有終點的旅途」一書，書中他提到了對幸福的思辯和質疑，讀後真是不勝唏噓。

他說：「幸福到底是什麼？失去後方知珍惜的蛻變，和雖然擁有許多美好的事物卻不知珍惜，到底那一邊比較幸福呢？」

我多麼希望，更多更多的人不需要凡事都親身經歷過，才珍惜既有的一切；我更希望，有愈來愈多的人，在我們彼此扶持、鼓勵之下，能不因人生本有的缺憾，而放棄追求生命發光的機會。因為，幸福與殘缺全然存乎一心。

學習探照生活中任何值得感恩與珍視的線索吧！幸福隨後就到。

## 第五篇 那樹 王鼎鈞

那棵樹立在那條路邊上已經很久很久了。當那路還只是一條泥濘的小徑時，它就立在那裡；當路上駛過第一輛汽車之前，它就立在那裡；當這一帶只有稀稀落落幾處老式平房時，它就立在那裡。

那樹有一點佝僂，露出老態，樹頂像剛炸開的焰火一樣的繁密。認識那棵樹的人都說，有一年，颱風連兩天兩夜，附近的樹全吹斷，房屋也倒塌了不少，只有那棵樹屹立不搖，而且據說，連一片樹葉都沒有掉下來。這真令人難以置信，可是，據說，當這一帶還沒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陸上颱風緊急警聲中，總有人到樹幹上漩渦形的洞裡插一柱香呢！

那的確是一株堅固的大樹，霉黑潮溼的皮層上，有隆起的筋和縱裂的紋，像生鐵鑄就的模樣。幾丈以外的泥土下，還看出有樹根的伏脈。在夏天的太陽下挺著頸子急走的人，會像獵犬一樣奔到樹下，吸一口濃蔭，仰臉看手掌手指托住陽光，看指縫間漏下碎汞。有時候，的確連樹葉也完全靜止。

於是鳥來了，鳥叫的時候，幾丈外幼稚園裡孩子也在唱歌。

於是情侶止步，夜晚，樹下有更黑的黑暗，於是那樹，那沉默的樹，暗中伸展它的根，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

但是，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柏油一里一里鋪過，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东西都被剷除，被連根拔起。只有那樹被一重又一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連根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經過速成的新建築物襯托，綠得很深沉。公共汽車在樹旁插下站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入夜，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跌進樹葉裡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洩漏了祕密，很溼、也很詩。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裡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任他依然綠著。

計程車像飢蝗擁來。「為什麼這兒有一棵樹呢？」一個司機喃喃。「而且是那麼老這麼大的樹。」乘客也喃喃。在車輪揚起的滾滾黃塵裡，在一片焦躁惱怒的喇叭聲裡，那一片清蔭不再有用處。公共汽車站搬了，搬進候車亭。水果攤搬了，搬到行人能優閒的

停住的地方。幼稚園也要搬，看何處能屬於孩子。只有那樹屹立不動，連一片葉也不落下。那一蓬蓬葉子照舊綠，綠得很問題。

啊，啊，樹是沒有腳的。樹是世襲的土著，是春泥的效死者。樹離根根離土樹即毀滅。它們的傳統是引頸受戮，即使是神話作家也不曾說森林逃亡。連一片葉也不逃走，無論風力多大。任憑頭上已飄過十萬朵雲，地上疊過二十萬個腳印，任憑那在枝極間跳遠的鳥族已換了五十代子孫，任憑鳥的子孫已棲息每一座青山。當幼苗長出來，當上帝伸手施洗，上帝曾說：「你綠在這裡，綠著生，綠著死，死復綠。」啊！所以那樹，冒死掩覆已失去的土地，作徒勞無用的貢獻，在星空下仰望上帝。

第六篇 春之懷古 張曉風

春天必然曾經這樣的：從綠意內斂的山頭，一把雪再也掌不住了，噗嗤的一聲，將冷臉笑成花面，一首淅淅然的歌便從雲端唱到山麓，從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籬落，唱入一隻小鴨的黃蹼，唱入軟溶溶的春泥——軟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樣嬌，那樣敏感，卻又那樣渾沌無涯。一聲雷，可以無端地惹哭滿天的雲，一陣杜鵑啼，可以鬥急了一城杜鵑花。一陣風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則則白茫茫、虛飄飄說也說不明，聽也聽不清的飛絮，每一絲飛絮都是一株柳的分號。反正，春天就是這樣不講理、不邏輯，而仍可以好得讓人心平氣和。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滿塘葉黯花殘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裡千宅萬戶的屋樑受盡風欺雪凌猶自溫柔地抱著一團小小的空虛的燕巢。然後，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樹把皇室的御溝和民間的江頭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鮮明的王師，因長期虔誠的企盼祝禱而美麗起來。

而關於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經有這樣的一段故事：在《詩經》之前，《尚書》之前，在倉頡造字之前，一隻小羊在嚼草時猛然感到的多汁，一個孩子在放風箏時猛然感覺到飛騰，一隻患風痛的腿在猛然間感到的舒活，千千萬萬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浣紗的手所猛感到的水的血脈……當他們驚訝地奔走互告的時候，他們決定將嘴噉成吹口哨的形狀，用一種愉快的耳語的聲量來為這季節命名——「春」。

鳥又可以開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負責丈量天的藍度，有的負責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負責用那雙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鳥全不是好的數學家，他們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終於還是不敢宣布統計數字。

至於所有的花，已交給蝴蝶去點數。所有的蕊，交給蜜蜂去編冊。所有的樹，交給風去縱寵。而風，交給簷前的老風鈴去一一記憶、一一垂詢。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或者，在什麼地方，它仍然是這樣的吧？穿越煙囪和煙囪的黑森林，我想走訪那躑躅在湮遠年代中的春天。

## 第七篇 目送 龍應台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我和他手牽著手，穿過好幾條街，到維多利亞小學。九月初，家家戶戶院子裡的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枝桠因為負重而沈沈下垂，越出了樹籬，勾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裡，怯怯的眼神，打量著周遭。他們是幼稚園的畢業生，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一件事情的畢業，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鈴聲一響，頓時人影錯雜，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十六歲，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例擁抱，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他在長長的行列裡，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倏忽不見。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

現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願搭我的車。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但是，我進不去。一會兒公車來了，擋住了他的身影。車子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著一只郵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我的落寞，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我回臺灣教書。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到了我才發覺，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

卸下行李之後，他爬回車內，準備回去，明明啟動了引擎，卻又搖下車窗，頭伸出來說：「女兒，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

我看著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然後噗噗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我還站在那裡，一口皮箱旁。

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推著他的輪椅散步，他的頭低垂到胸口。有一次，發現排泄物淋滿了他的褲腿，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糞便，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臺北上班。護士接過他的輪椅，我拎起皮包，看著輪椅的背影，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然後沒入門後。

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火葬場的爐門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沈重的抽屜，緩緩往前滑行。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雨絲被風吹斜，飄進長廊內。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晶瑩剔透的記憶，停駐在十八歲那年的水面。波光粼粼，漣漪暈開，我確知那都是來自岸邊柳條的輕拂。寧靜的年華，詩般的諾言，因為有湖色的鑑照而成為永恆。過了中年以後，回到故鄉的蓮花潭，依舊是天光雲影，柳綠水藍。只是那永恆的青春與許諾已不再永恆，而不含任何雜質的記憶則永遠遺留在記憶裡。

千頃綠柳揚起的微風，萬箭金陽的濃蔭，是我離鄉前無悔的歲月。當我還是一位高中青年，總是習慣坐在水邊瞭望屬於自己的私密天地。酷嗜騎著腳踏車穿過朽舊的城牆，不定期造訪柳蔭下的草地。那都是發生在我的愛情之前，在我的文學之前，在我的政治之前。清澈的潭水告訴我，世界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比起愛情語言，文學語言，政治語言，我與天地的對話有一套溝通的系統。你可能不會熟悉我的青春城堡，不過，一旦來到柳岸水邊，你當可理解我曾經有過純粹與澄明。

那時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知己或知音，而只是與朋輩一起騎車出遊。從小鎮北端的校園，到城東的碧綠潭水，整個世界就只有那麼大。現在看來也許是閉塞的，那時我都覺得是安全的。我與朋友只是交換一些異性的信息，最多是一些性的禁忌。當我開始閱讀詩與小說，就已漸漸意識到正要走出自己的天地。

那些閱讀並未引起我青春友伴的好奇，當然更不會成為我們之間的話題。但對於彼此的友誼全然無礙，他們仍然邀約我去傾聽水聲蟲聲樹聲。設若我繼續留守在故鄉小鎮，也許無聞於那些痛苦的知識與折磨的政治。這常常使我想起魯迅筆下的閩土，賴和回憶中的阿四，鍾理和所眷戀的美濃鄉民。靜靜躺臥在楊柳樹下，我與朋友各自吐露內心的志向。在柳葉搖曳中，我從綠蔭縫隙窺探藍天。終於忍不住對著他們宣稱，我將出國留學，到小鎮以外即為遙遠的世界。他們都倏然坐起，以不解的眼神注視著我。

那是非常遠大的志向，不可思議的誓言。我可能是出於一時無心的衝動，卻又不知如何收拾那樣錯愕的場面。對著朋友，我只能含糊漫應著，會的，我會永久留在自己的土地。然而，也不知道有什麼力量隱隱推著我，把我推到遠離故鄉的方向。直到高中畢業之前，我與朋友仍然在水邊歡笑唱著英文歌曲，咬音不全，旋律變調。從右手算過來的第三棵楊柳樹，確實見證了泛起的夢想在我們的談話中明滅。青春的胸膛有多潔淨，

就像你可以俯望水底的魚群，歷歷可數。

我攜著受創的靈魂回到故鄉時，那年歌聲飛揚的朋友已都散落天涯海角，以著不解眼神凝視我的他們，大概也記不起曾經的誓約。有的仍然漂泊在異國的城市，有的浮沉在商場的風塵，其中有一位則漠然告別人間。晶瑩剔透的情感，如今是一池被撩撥的泥水。我知道，混濁的記憶，再也不會有沉澱澄淨的時候。

站在岸邊，我私密的天地並沒有懷想中那樣開闊。湖中無端矗起俗豔的閣塔，遮斷我遠眺的望眼。樓台後的半屏山也遭到開挖而全然傾塌，而水岸的楊柳也幾乎被砍伐淨盡。只剩下左岸的這一排，依舊是柔指梳髮的姿態。柳樹水藍的青春，成為生命中的一則傳說。千頃綠柳，萬箭金陽，烙著我的青春印記。你來尋找謠傳中的我，愛情之前，文學之前，政治之前的我，務必記住，就在右手算起來第三棵的楊柳。波光粼粼，漣漪暈開，都從這裡拂起。